

我从小与农有缘,小学六年级起,支农二十个春秋,地跨兴化高邮。虽年深月久,但忆来仍可见时代的印记。

支农旧怀

□ 黄学根

1958年大跃进,大干快上,兵团式作战。夏天,兴化中学高一150人出城,兵布十里到河口沿线,铲路旁青草。班主任领衔,科任随班,烈日下用力,汗流浹背。有的身上晒得虾红,吃不下饭。好在食堂送的是大米粥,炒菜加盆汤,另有绿豆茶。没车,不回城,河水抹身,露宿,地床云被月作灯。有人支蚊帐,有人躺着赶蚊虫,疲劳而眠。鼓士气的口号是“政治挂帅,又红又专”,没人怨。返校后,六月下旬仍有同学中午下河捞水草,积肥支农,多积极。

秋天,我们三个班乘船到近东台的戴窑抢收,住工棚,吃在厂食堂,割稻挑把,比学赶帮。村夜更宁静,地铺睡得香。

1959年夏忙,谢义侠校长告诫说,一走读女生晚上河边落水身亡,要注意安全。

1960年清明后,我们于兴化南郊拉犁,四个农村同学一张犁,一人扶,三人拉,俯身跋涉出牛力,中午青菜饭,颇感民为食而艰。

上高校时,帮社员挖山芋,收白菜。记得团支书不时催着快干:“快点!”不能怪,那年代,他身上难免有“左”的影子。其实,我不催,我对劳动已由会到爱,谈到支农,心动手痒。

1965年春,带学生在司徒机器耕田,有空竟熬不住下田帮插秧,与她们分享苦中乐。食堂散了,自炊能吃饱了,她们手不停,嘴不停,与挑秧男开玩笑。尽管前几年人瘦草狂,不远处还能见到未及复耕的荒地,但穷不掩乐。

1966年秋,县委县政府瘫痪,造反总部号召下乡“三秋”,我和一组高二学生去龙奔。“文革”生隔膜,我不管管他们,只身先士卒,翻稻,晒草,收场,我作

榜样,学生也自觉跟上。菜简单,但有菱吃(三分钱一斤),糯又香。结束时,队干要奖我锦旗,他的诚心我致谢,但运动起,不相宜。“名之所存,谤之所归”,古今有之,我婉拒了。

1968年夏,是唯一一支农不带学生的一年,他们各玩其所玩,我们几个同观点的“老九”则去东墩攒麦把。体力活,易饿。生产队招待,麦片米饭,苋菜,蚕豆蒜苗,韭菜蛋汤,吃得蛮香。

“五·七”指示后,支农添了“学农”的新意,且常态化。1972年春夏之交,我与宋虹带学生去城郊新华大队。男的挑猪脚灰(猪粪加草木灰),女的田里“匀”。潮也罢,臭也罢,男生与我一样赤脚进猪圈。社员装筐,我们卷起裤脚筒,挑到水田里。女生与宋老师动手撒,脏?娇气一扫光,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,这儿是考场!

1973年秋,我与一组初中生在张轩强民生产队,社员割,我领学生运,紧追慢赶,不让田里余把。装满船,我撑回场边。晚饭时,“小厨师”给大家分山芋烧萝卜,一问,是队干在集体地上挖的。哦,犒赏了。

1974年夏,武安东南。我代场片“司令”指挥虾兵蟹将,丢了翻把拿扫帚,忙晒场。晚茶嘉奖:糯米粥,炒蚕豆。OK!只要手上有,农民是好客的!乡风是纯朴的!就像那碧树绿水!

岁月如歌,有抑扬悲欢,往事悠悠。日历翻到1977年秋,我带78届自己班在宋庄支农,下午3:40,我向学学生请假,直奔学校给复习班上课,课堂气氛特好。“才别农耕磨练苦,又闻高考脚步声”,教育的春天盼来了。以后没再支过农。分到户效率高,无需支;继而机械化、现代农业,剩余劳力倒“支城”。

“三农”巨变了!但可带学子到农村观观光,学学农,醒醒脑。善哉!并非我“好农”!

我真的这么老么

□ 张恒强

“老爸,老爸!”才跨进家门,儿子就热呼起来,“是你帮我送了钥匙?”
“当然啦!你妈上班,除了我,还有谁?”这不说不打紧,一说明我就来气,这么大的孩子,眼看就“小升初”了,还丢三落四!

为了备考,寒假里我们挑了一个辅导班为他充点电。也许是天冷怕起床的缘故,临走前他都像进京赶考的书生,匆匆忙忙。瞧,今儿早上不带钥匙,他就急吼吼地出门了。要不是我及时发现,送到学校前台,说不定他还在寒风中瑟瑟发抖(注:我因外出办事,提前回家了)。

“谢谢,辛苦你了!”看我有点动怒,小家伙一个劲地赔着笑脸。未了,又朝我狡黠地眨了眨眼睛。

现在的孩子“鬼”得很,我不知道他又想要什么花招。“怎么啦,难道我说错话了吗?”我扬起头,反问道。

“不是,不是!”他上下打量着我,然后咧开嘴,咯咯地笑个不停,“下课后,老师递来一串钥匙,对我说,‘早上不知道是你爸爸,还是你爷爷送来的,他关照我一定要转交给你。’我很纳闷,哪来的爷爷呢?”

他这么一说,我的脸腾地一下红到耳根。天哪,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眼光,难道我有这么苍老吗?

晚饭时,我把这件事讲给爱人听,以

为她准为我打抱不平,至少也要说上一两句公道话。谁知,捧腹大笑过后,她只是擦了擦眼睛,调侃道:“唉,老了就该服老嘛!再说,这也不是你头一回碰到了。”

爱人的话一下子勾起了我多年前的回忆。婚前,受经济条件限制,我们一直没有拍张婚纱照,留住那份浪漫与甜蜜。2007年,有一热心的同事送了张优惠券,建议我补上一回。我觉得主意不错,便拉上爱人,孩子直奔影楼。尽管拍照过程很烦琐,需不停地更换套装、摆弄POSE,但望着清新、亮丽的“新娘”和活泼可爱的儿子,我心中荡漾着满满的幸福。

快结束时,爱人满脸通红。是兴奋,还是激动,我近前问个究竟。半天后,她才吞吞吐吐地道出实情。

原来有一摄影师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,向她询问道:“跟你拍照的那个人,是你老公吗?”

在得到证实后,他还摇了摇头,有点不相信:“一点不像!你这么年轻,他……”

言下之意,我们不是一家人,或者说我们不般配。我有点离愤怒,想找他论个理来。

爱人一把拦住,笑道:“看,你捡了个大便宜,还不领情?再说,人家讲个笑话,活跃一下气氛。你也不要太顶真!”

“一句话让人笑,一句话让人跳!咱们拖家带口来拍婚纱照,还能掺假?”我转怒为喜。

人有时就这样,别人说一次,也许你不敢放在心上。两次,你还是不以为然。可三次过后,你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别人的评论。毕业前,我与许多同学分配到一家外贸公司参加实习。一员工向我呱呱嘴,然后悄悄对我的同学说:“喂,你们学校怎么安排一个老师来实习的?”

话传到宿舍后,晚上顿时萌倒一大片。我真的这么老么?

母亲从未动手打过我,无论我犯多大的错。

印象中第一次被责骂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。我上三年级,妹妹也开始步入学生生涯了,新学期开学,本来说得好好好的,母亲送我们去上学,交学费。但当时农村生产队会议特别多,而且参加开会的,有人专门记名字,抵工分。恰好开学那天,生产队临时开紧急会议,母亲很是纠结,我看出母亲为难的样子,就自告奋勇地说,我带妹妹去报到。说实话,小时候的我因为家中长女,的确懂事能干呢。再加上学校离家不远,穿过一条马路,一条大埂就到了。所以母亲也放心地将五块钱学费交给我,我当着母亲的面,将钱放在花书包里,牵着妹妹去上学了。走到半路上,我不放心地打开书包,看看钱在不在。钱在呢,心放下了。到了学校,带着妹妹去报到。登记好妹妹的名字,我放下书包交学费,钱不见了,整个书包找遍了,也没有,当时我就吓哭了。五块钱,现在只是一碗鸡蛋面的事,可当时却是母亲不眠不休一个月的工分呢。为我登记的邵老师也急了,牵着我沿途找。有好事的学生早就将我丢钱的事添油加醋地告诉母亲了。

当我垂头丧气泪水巴巴地到家时,母亲一边打水给我洗脸,一边凶声凶气地责骂:你个死丫头,路上翻什么书包。叫你们到学校,当着老师的面再将钱拿出来的,你两只耳朵干什么事啦?我一个月的辛苦钱就不得了,你说说瞧,怎么把个损失补家来?我一边洗脸,一边哭得稀里哗啦,抽抽泣泣保证一定认真学习。期中考试,我真拿了个“三好学生”。这也是我上学以来第一张奖状,被母亲责骂得来的。

印象中第二次被骂是谈恋爱。我们那个时候,流行笔友。我因为一篇文字《第一次收到稿费》见报,收到了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来信。其中一个男孩的来信打动了。一来二往地,我们书信交往得很火热。后来我就答应与他交朋友了,就如现在的网恋一样。母亲知道后,大发雷霆,责骂之声不绝于耳。我本就是听话的好孩子,禁不住母亲的一顿臭骂,也怕母亲真的气出病来,所以赶紧投降,听了她的话,顺了她的

皎洁的月光穿过熟悉的窗户轻柔地抚摸着枕边。一滴滴热泪从眼角滑落在了耳际,沾湿了枕头,惊醒了我的梦,啊,我梦见了母亲的身影。

母亲远离我们已近两年了,85岁的母亲走的时候,那么从容、平静、安详,她含着微笑远去了……

日转星移,岁月如梭。每当我走进老家的院子,不禁思绪万千。老家的房子前后翻建了四次,母亲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,后来我让她到集镇和我们生活在一起,便于照顾。但母亲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,特别念叨老家,嘱咐我们:要让她回老家办后事。母亲特别钟爱这个院子,这里的每一棵花草树木都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,跟随着她的脚步,一天天长大,一年年成熟。当年的那棵枇杷树,如今已长得更加茂盛,到了初夏,黄灿灿的枇杷挂满枝头,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赶走逐食枇杷的鸟儿。银杏果实累累压弯了枝头,每到深秋母亲总是采摘下来去皮晒干剥壳,为我们做菜。松柏已长得遮天蔽日。到了冬天,万木已经凋零,我家院子里却还是绿色常新,松青依旧。

母亲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,每个春秋,她总是在属于她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。母亲小时候因

微信的快捷与便利,使我几乎是于一夜之间,拥有了好几个同学群。稍稍捋了捋,从幼儿园到中专毕业,我曾经的同学们,绝对是数目可观阵容庞大。其中,让我最为慨叹的,是我的初中同学群。试想,二十多年后,我们竟还能通过微信这种方式重新聚首,这是多么神奇而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啊!

正当大家叽叽喳喳兴奋不已的时候,有同学上传来一张我们的初中毕业照。

霎时,有一种怯意、一种慌乱无措的感觉,紧箍住了我。这该是何等小的时候啊!乍一看上去,都是些青涩的稚气未脱的小脸儿呢!可是,问题是,我又在哪儿呢?我多怕,我多怕自己都不认得当初的那个自己啊!

这就是二十年的岁月,所赋予我的巨大的惊惶!而当我终于找出那个似曾熟悉的、近似于自己的女孩时,还是有那么一点的难以置信:这是我吗?曾经的我,是这个样子的么?

曾以为,有些人,永远不会忘,可是,尘世里走着走着,还是有可能彼此之间忘得干干净净;也以为,有些事,已刻成生命里深深的印痕,谁都明了,而事实上,时间还是在无声地消蚀着一切。

不容否认,那一刻,我们都陷在了对记忆或缺失

母亲的责骂

□ 陈岚

婚后,我与公婆住一起。先生当时因工作调动在安徽,假期才回来。公婆是地道的农村人,舍不得糟蹋一丁点儿粮食,而我家条件相对好一些,剩饭剩菜我是从来不吃。可婆婆总是将前一顿吃不了的饭菜热热下顿再吃。一两次还好,总是这样,我这个快嘴李三娘自然是忍不住的,讲道理他们听不了,我就趁他们下田劳作时,将剩饭剩菜统统倒了。公婆知道了,自然生气,告诉邻里说我不会过日子。我当时年轻不懂事,先生又不在家,总觉得公婆两个欺负我一个,将母亲叮嘱的话放到了脑后。后来母亲听先生说我与公婆顶嘴,将我狠狠地责骂了一顿,气得年把不上我家门。直到母亲生日,婆婆去出人情,听婆婆跟亲戚们夸我孝顺,母亲才释怀。

我怀孕期间,在家休息。学会了搓麻,这一爱好将近二十年。闲之余除了看看书,爬爬格子,敲敲键盘,其余的时间全都放在打麻将上了。一开始来得小,三五个知己,聚在一起打发时间,老公也支持。后来有段时间转战棋牌室,且不分日夜地赌。老公好心提醒,善意劝阻,我却似赌鬼一般听不进去。不得已,老公将我走火入魔麻坛一事,汇报给定居上海的母亲。此后母亲三天两天打来查岗电话,时不时地来一堂长达一两个小时的政治教育课。但那时我整颗心都扑在了麻将上,每每母亲打来长途,我不是拒绝接听电话,便是振振有词地反驳。你外孙已上大学了,你女婿又不在家。不打麻将我干嘛?上了一天班累坏了,打个牌轻松下不行啊?母亲听了我的反驳,不再轻言细语地讲政治课了,而是又一顿噼里叭啦的责骂。也就是责骂后的没多久,母亲忽遭车祸永远地走了。

清明节前一天,大雨一直在下,我们去墓地祭奠母亲。看着墓碑上母亲的照片,雨水、泪水交织在一起。为母亲烧着纸钱,我诉说着藏在心里的话。我告诉母亲,我再也不打麻将了。

感恩您,母亲

□ 施正荣

产队妇女中最高的几位之一,她一个人劳动的工分能解决家庭大部分口粮烧草问题。在大集体年代,她几乎每年被大队评为先进劳动者。因为母亲做事利索,爱干净,每到冬天出工时,生产队社员都要求她去烧饭搞后勤服务。

从我记事起,父亲一直在外工作很少回家,所有家务都是母亲一人承担,还要照顾两位老人和我们兄妹三人。母亲虽不识字,但她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知识、有文化、对家庭对国家有用的人才。小时候,我们晚上在昏暗的小煤油灯下做功课,母亲总是拿着针线缝衣服或织毛衣、纳鞋底陪伴着我们,有时还让我们教她认识一些字。那时生产队办扫盲班,只要晚上下班母亲都会去参加。现在想起来,我们青少年时代虽然生活比较困难,有母亲的照顾,我们还是快快乐乐,无忧无虑。我们学习都非常努力,回到家里感到温暖、充实。我们都爱我们的母亲,我们都爱我们的家。

母亲走了,而在我心里,总是觉得母亲并没有走,她和我们在一起,她还活在我们中间,慈爱地、带着欣慰的神情在注视着我们。

微信时代

□ 陈顺芳

或模糊的恐慌之中。但那些曾经的遥远了的记忆,还是在我们的努力之下纷至沓来,且对我们诱惑不已。我们都在努力回望往昔。我们在一段一段地捡拾记忆,聊着一个又一个故事。那些个或清晰或模糊或缺或完全存在着差池的记忆啊,总是令我们啼笑皆非,抑或眼中溢泪。

历经变迁,今日才突然发现,那个年代的我们,是多么地至善至美;那些本以为早就一去不复返的时光,其实是我们这一生中最美最闪耀的篇章。

温故而知新,于记忆又何尝不是?让我倍感快乐并振奋的,便是在对往事回忆的过程中,有了新的感悟:生活原是如此地美好——曾经是,现在会是,将来也一定是。

我们曾处于同一时间同一空间,我们曾那么亲密无间,虽然如今各自为了生活,各自在天涯打拼;也或者我们仍将风尘仆仆,也或者我们也会有所作为,但我们之间的情谊依然存在,依然如小时候一般地率真、纯洁。

愿浩瀚如烟的时光里,我们依然各自珍重,各自安好。就如朋友圈里常常晒出来的一样。这将是人生路上一直前行的力量。

文 游 基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